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謄錄監生臣劉清磵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一百三十二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子适　遵　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

家碎於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宫弁奮身自
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
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
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虚中
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虚中欲弁
與正使王倫探筴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
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
申四海之養於兩宫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令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廹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

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强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

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弁忠節詔附黄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

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宫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茍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

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
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
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
卒弁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
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
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
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
傅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

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録以勸来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骪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樞密院編修官歷開封府儀工戸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强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

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廼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梲與望之再使斡离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為辭遣蕭三寶奴偕梲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梲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

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夜刼砦不克斡离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强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宫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為户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冤帝為感動復

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參贊軍事論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宣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為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

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永可至軍前者部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官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潍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於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

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啟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羣盜蜂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於祚山砦明年又送邵於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於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為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

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
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蓋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
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
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
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殁異域未褒贈者乞早頒卹典
邵弁攜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
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

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丹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
師郃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徙屢瀕於
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
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
少之後弟邴下大理獄將株連郃會檜死得免有文集
十卷子孝覽孝曾孝忠孝曾後亦以出使歿於金金人
知為郃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竒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録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振荒自任發廪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别以青白幟湼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恵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

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乗虛侵
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
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
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吕頤浩召與語大
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
步艱難兩宫遠播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
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
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

使龔璹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絶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禀命於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強

成欽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合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即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頤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

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唶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璹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

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
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甞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
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
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柏爾皓曰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
數為言所以来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
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
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

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册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投附人何為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轍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

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
幾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
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鄉
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
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
達於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
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
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

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畀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於參政韓昉乞於真

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為中京副留守再降為留司判官趣行屢矣皓訖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蓋欲以計墜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於内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宫帝命人設簾

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
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卲弁得生
還而忠義之聲聞於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
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
居而景靈宫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
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
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黄鍾大吕乃可八月除徽
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

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狥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

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盭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鍔爲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

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旣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𤨏隷悟室戲下貧甚皓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為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强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

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州通判悉滿皓謫英州适復諭罷能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

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宅
州代貢禮物闢試闈以復舊額蠲官田令不種者輸租
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
弊會完顔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
食於淮復遣金兵令各懷歸而田産為官鬻請聽其估
贖之及亮斃适上疏曰大定僭號諸國未必復從宜多
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
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

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尚書户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十二月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為之故國史以為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飾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令徑行換授恐有減奉之

忠乞如閤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横行遥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疇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金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塤久厭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

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塤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亟伋復名莫伋擢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叅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叅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即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既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

令每州止得千緡一州以萬戸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

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子九人槻棫楫櫓櫕桴楹槺梠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适

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
擢為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
宰相秦檜子熺為官長謦欬為人輕重遵恬然不附麗
二年弗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婺
越三年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之復入為正字八月
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密薦為御史方賜對而
父計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陳父寃曰先臣與龔璹
同出疆璹仕於劉豫以妄殺兵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

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歳乃得歸
顧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擿不分忠逆如此高宗
悉為道謗語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
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
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曰邇英記
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實自遵始又因面對
論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
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

復舊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逵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躐居臺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宫觀遵曰侍從朝廷髙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内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

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為節度初不聞有遽遷侍從之例令㫖一出使務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為盜賊望揭牓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為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𦡊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聞者亟

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畢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為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閡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時一軍而巧為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輙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換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

是者得通効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勅牒即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於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行一以為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

以蜀之李特可為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為解淹引日月
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
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遂丐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宫三十一年金主完顔亮命其尚書蘇保衡
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
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
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檝皆遵供億
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為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

藝它郡隨與不屬至吳乃相告曰内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朝廷慮商舶為賊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並海縣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縶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邉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絶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宜指陳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

郎周必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
為之屈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
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知隆興二年貢舉拜
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
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
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
史周操策遵且超遷工部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不能
安位連章乞免託與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

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琛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為盛德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閉築且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押至縣松言圩遂

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忿則别治溧水永豐圩米調丁米木數甚庸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流移勸分乞糴如自封其股以充喉不暇食况能飽他人腹哉執不從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闔户孳籍而廩不至遵簡肩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於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刦曹伍剽於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從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

行宫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
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
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砦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
罷特勑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
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
揭牓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庾人不能
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
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揺衆斬之磔於市三軍無敢

諱有晝入旗亭梃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

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

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

宫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謚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

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

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

運司幹辦公事入為勑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

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謚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讎之意不用吳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

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
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
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
人心動揺不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褎遣
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伴使知閤門
張掄副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
己卑辭有所不憚令兩國之盟已絶名稱以何為正疆
土以何為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

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黄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

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呼曰不

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
舊禮邁初執不可旣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
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
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
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
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
起居注皆据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政記亦
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曦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

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
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
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諜報使謹錄之
因令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
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
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
書黄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
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黄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

既得旨即書黄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駮之職似有所偏況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爲有嫌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勑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黄以示重出命之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宫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百姓恟懼邁不爲動但遣一校婉説之俾歸營衆皆聽乖橐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於市辛卯歲

饑穎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衷刃篡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内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於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扭前事至以飛語牓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

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唊閧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廵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洳曰鹽城曰寳應曰青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令十五六年修

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為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為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為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

奇所減絹以疋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宫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禄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変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擧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覿

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考證

洪皓傳皓子适檜死皓還道卒○臣宗楷按皓傳卒後一日檜亦死則皓之卒在檜前不在檜後也此文似誤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迨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

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
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髙等九成對策畧曰禍亂之
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憂驚自
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
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
君親委身夷狄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
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
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

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寘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冐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

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
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
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
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
官不以恤刑為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
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
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
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

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虚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虚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

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宫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籝金九成曰吾何敢茍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户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

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

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

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

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

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

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

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

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
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
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
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
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横議詔除名編管新
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
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
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

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
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
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
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
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
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
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
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

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令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

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衄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横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

殺何武陳蕃天下横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闗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名逐容與臣同名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為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闗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

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馴至與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鋭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絶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

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勲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彦黄潛善主和完顔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

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内附高其爵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内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絶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為

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

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

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

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别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

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

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
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
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
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
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决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
者黜杞康滑等絶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
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

數千億之歳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於虜矣金

又欲得商秦地邀嵗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彦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時大雪河氷皆合銓先持鐵鎚鎚氷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宫乾道初以

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為工部侍郎入
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
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
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乞致仕
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
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
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
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

記解詒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轉提舉玉龍萬壽宫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名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槻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録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

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暹諭賊賊知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名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强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鋭爲親兵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强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

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

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即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戸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内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

上讀之聳然即名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捃摭細故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率羣臣遥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内庭從之殿前司强刺民為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横者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

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
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
翁為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
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
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以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
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為萬石
廖氏

孛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學
因居開封以䕃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
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
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
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髙
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
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
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輦運

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名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追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户部侍郎四年加顯謨

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
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
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
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
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
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温
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

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

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為

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

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

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

關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

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

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

二萬餘緡此所支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闕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汎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

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陜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

之理數内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寛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茍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户獨受其弊急則稅户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

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寛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民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降詔奬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迪為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為權東京留守潛通北

使迨察其隱微庚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禄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庚失於行禮爲迨所持庚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庚以京師降於金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

年權辟靡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詗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捄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閲官數月局罷出知鄗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户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

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令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

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為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户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户坐是破産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縻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

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
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户輕
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
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陜茶
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
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刱條約
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户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
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

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户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户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此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繒買馬及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
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
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
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
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
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
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
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

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髙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

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榷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

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設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劉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為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闔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羸資若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丐去朝廷未許廼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益

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
襄川陜六年罷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
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
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
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
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
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
期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

就果閬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陜茶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凛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廸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考證

胡銓傳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流辰州○盧溪集傳胡銓忤秦檜謫嶺南廷珪送以詩語且觸檜坐流夜郎檜死得名還除國子監主簿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考證